

教师与人类的绽放息息相关

[印]克里希那穆提

克里希那穆提：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，向西方全面深入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人。在二十世纪一度对西方哲学宗教产生过重大的影响，随着互联网信息的革命，其思想近年来才被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慢慢熟知，影响力也逐步慢慢扩大。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。被印度的佛教徒肯定为“中观”与“禅”的导师，而印度教徒则承认他是彻悟的觉者。

我们似乎认为，当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教育就停止了。我们似乎不把整个人生当作一个持续的、永无止境的自我教育过程来看待。我们大多数人把教育限定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，而在生命的其余部分则在糊涂中度过，只学习很少一点绝对必要的东西，并陷入例行公事当中——当然了，死亡一直在等待着你。这些就是我们真正的生活：婚姻、孩子、工作、短暂的满足、痛苦和死亡。如果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，看上去似乎就是如此，那么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？

我们从来不问这些基本的问题，或许它们太令人不安了。但因为我们是学校教师，我们必须问，教育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知道，它是为了让我们为某种职业或责任做准备，但除了这种准备之外，我们还打算通过教学做些什么呢？教师又是什么呢？按照一般的理解，教师学习了某些科目，再把它们教授给学生。仅仅传递知识就能成为教师吗？我们是在探究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本质。教师是谁？除了遵守课程安排之外，教学还意味着什么？有奉献精神、奉献精神的教师非常少，他们致力于帮助学生，但是教师一定具有比那更为重要的意义。

知识必然是肤浅的，它是对记忆的培养和有效运用，等等。既然知识总是有限的，教师的职责就是帮助学生在有限的知识中度过他的整个人生吗？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，知识和所有的经验一样总是有限的。这种对有限知识的运用可能是极具破坏性的。它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在关系中，知识——它是各种事件、经验、反应的累积——培植了对别人的形象，

模糊了真实的人和关系。当存在连续性，一个由知识所制造并代代相传的传统时，过去（知识的积累）就使得实际的、活生生的现在变得模糊不清。当知识变得习以为常和机械，它就会使头脑局限、僵化和迟钝。当知识通过战争被用来支持民族主义的时候，它就变得野蛮、骇人地残忍和彻底的邪恶。知识并不是美，但对钻井来说，知识是必要的。整个技术世界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，那个世界正在主导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把知识当作唯一的权威，并希望通过知识获得进步，那么我们就活在致命的幻觉中了。我们要说的是，知识在日常生活有它的位置，但是如果知识成了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，那么我们的生活必定会被限制在机械的活动中。

教师的唯一职责就是交流知识吗——传递信息、思想、理论，通过对理论的多方探讨来阐述它们？这就是教师的唯一职责？如果这就是教师关注的一切，那么他就只是一台活的计算机。教师一定拥有比这远为重大的责任。他必须关心品行，关心人类行为的复杂性，关心一种生活方式——善的绽放。他必须关心自己学生的未来，以及这些学生的未来会是怎样的。人类的未来会是怎样的？我们的意识是如此的困惑、不安、凌乱、充满冲突，它的未来会是怎样的？我们必须永远生活在冲突、悲伤和痛苦中吗？如果教师不和学生交流这些问题，他就只是一台活的、精致的机器——在通过别的机器延续。

因此，我们是在问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：教师是什么？教育是世界上伟大的职业，尽管是最不受尊重的，因为如果教师拥有深刻而真切的关怀，他就是在解除人们头脑的局限——不仅是他自己的头脑，还有学生的头脑。他是受限的，学生也是受限的，无论他是否承认，那都是一个事实。在他们的关系中，他是在帮助学生和自己从意识的局限中解脱出来。

关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它不是静止的东西，而是鲜活运动，因此从来都不是相同的，昨天的它不是今天的它。当昨天在支配着关系，那么关系就是陈旧的，而不是一个活的东西。爱不是陈旧的。当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具有这样的要素：友好、不相互限制、谦逊，它就自然

会展现敏感与热情。

教师也许会说 当学校当局要求把五十个学生编成一个班 并实行各种愚蠢措施的时候 , 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。那教师能做什么呢? 显然, 在这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做不了。但我们说的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学校, 在那里教师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, 在那里他在深深地关注着人类的绽放。